藏在后备箱里的爱

李艳

白露过后，中秋节的脚步就近了。这也是我们全家人在岁末年初前的最后一次团聚。

这份团聚的约定，源于四年前父亲的一场病。那时妹妹刚大学毕业在省城上班，我则在邻近的城市安家立业。尽管距离不算遥远，但生活的忙碌总让回家的脚步匆忙而稀少。父亲那次突如其来的病倒，像一记警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陪伴的珍贵与紧迫。母亲独自面对突发状况的焦虑身影，深深触动了我们。幸好，父亲手术顺利，康复归家，却也让我们下定决心，无论多忙，中秋佳节一定要回家与父母共度。

归家的心情，总是复杂而微妙，既满怀期待又略带焦虑。为了给父母挑到最合适的礼物，我早早便开始准备。刚工作的前两年，每次都是空着手回去过中秋节，一来觉得不知道父母喜欢什么东西，怕买了不合心意，一方面带大包小包转车不方便。小镇上也什么都能买到，没必要在城里买来费心劳苦地带回去。给父母拿点钱，他们想买啥就买啥岂不是更好。后来渐渐地发现，给父母拿的钱他们也舍不得花，让他们买衣服买鞋子，总说有得穿，买了浪费。其实每次回去看到他们穿的就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衣服有了破洞也缝缝补补再将就。他们给的理由是：要那么好的衣服干啥。

后来买了车，自驾成了新的归家方式，后备箱便成了传递爱意的秘密基地。每次回家我都会在后备箱装上一些东西给父母。最常见的就是给他们买衣服、鞋子。虽然他们收到衣服的时候口头说是浪费，但还是蛮开心的。我和妹妹会商量着来，尽量不重样。上一次妹妹给父亲买了一个智能手环，有找手机和监测心率的功能，父亲向邻居炫耀了许久。手环虽然价格不高，却是父亲眼里的宝贝。后来我和妹妹又陆续地为父母添置了小度音箱、肩颈按摩仪等其他的“先进”玩意儿，让父母的日常生活多了一份便捷与舒适。

待到傍晚，我和妹妹都陆续到家，灯下的热闹代替了往日的冷清。几个小孩在院坝里追逐嬉戏；厨房里，妹妹给灶火添柴，母亲张罗着晚餐，脸上的笑容也格外灿烂。父亲此时和两个女婿在忙着准备桌椅，为上菜做好准备。饭后，一家人围坐院中，伴着月色吃月饼，聊天，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团圆与宁静。

回程的后备箱总是收获满满，装着父母沉甸甸的爱意。新产的稻米、花生、新鲜的瓜果，总是塞了又塞，生怕我们拿得太少。当车缓缓地启动，母亲总是叮嘱再叮嘱，生怕我们没有记在心里。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心里也有千万叮嘱予父母。

后备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仅装着儿女对父母的敬爱，也装着父母对儿女的牵挂。路虽远，带着满满的后备箱上路，脚下更踏实，心里更有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在路的另一端，有爱相伴。这份爱皎洁而明亮，让心灵得以安宁。

初秋　　杨运焰　摄

秋日田野（组诗）

杨亚爽

高粱

秋天的佳酿
醉了农人的心房
爽风一吹
摇摇晃晃
摇出乡间
一片红火的景象

稻谷

一块块黄金
在田野上闪亮
秋雨里歌唱
秋阳下闪亮
一幅美图
跃上神州的画框

玉米

整齐的方阵
像青春的仪仗
一片绿旗
彰显北方的豪壮
从乡间飘来
你诱人的清香

秋日私语（外一首）

黄延滔

种子和果实私语
结出一垄垄丰收的金黄
摇曳的阳光洒落
映照，沉静碧透的池水

树叶在缱绻中染黄
燃烧着激情
然后，优雅地飘落
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明净的天空
浮动着一抹抹白云
低沉寂静的夜
有秋虫，浅吟低唱

秋日，披上多彩霓裳
拂过轻灵的诗意
把时光的味道，融入
一页书笺温润的故事里

叶落是秋天最美的诗

秋风起，落叶舞
金黄铺满林间路
轻旋，飘落，似岁月轻抚
每一片，都是时光的笔触

曾翠绿盎然，在阳光下闪烁
与风共鸣，与云为伴
如今，却化作秋的使者
静静诉说着，季节的轮转

捡拾一枚轻轻抚摸
看那脉络，清晰如昨
仿佛记录着，春的温柔，夏的热烈
情感与意象交织
构成一幅深秋的画卷

杜甫草堂游记

周琨

八月的成都，秋风尚未送爽，仍是燥热。旅者游憩，为寻一丝静谧，于是踏上跨越千年的青石小径，我来到了浣花溪边的杜甫草堂。

公元759年冬，杜甫为避安史之乱，举家迁至成都，次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茅屋落成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初称“成都草堂”。杜甫便是在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诗歌创作，后经不断修葺，为纪念杜甫，改名为“杜甫草堂”。

步入草堂，映入眼帘的是后建成的园林式风景，中有仿古建筑，绿树从旁点缀。道旁和墙角摆放着三角梅，颇显一番静谧之象。“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为避安史之乱的铁蹄屠刀，杜甫来到天府之国寻“幽”，有了暂时的安定和慰藉。

由“少陵草堂”碑亭向北，过一座横跨溪流的小木桥，就看到一座茅草覆顶、黄泥涂壁的典型川西农居建筑。几株大树，一座简化了的柴门，还有一眼水井，以及环绕的芭蕉和其他灌木，便是茅屋的全景。进入柴门，园内种植了松树、桃树，还有几块小菜畦和药圃。院子边上有一棵楠树，杜甫非常喜爱这棵楠树，它枝繁叶茂，可以遮雨、避暑，诗人也常在树阴下吟诗，可一次暴风雨将这棵楠树连根拔起。诗人异常伤心，写下“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的诗句。当然，现在的这颗楠树是后来移植上去的。

进入茅屋，正中为堂屋，左右为卧室，东头为厨房，西头为书房。每一间房配置相应的家具，桌椅、石磨、水缸等，但所有的家具都是那么的简陋，从中可以看到诗人当年生活的清贫。杜甫的书房里只有一桌、一椅，在窗户边挂着一个斗笠。我随手将斗笠扣在头上，坐在杜甫的书桌前，遥想着杜甫当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英姿。

杜甫的茅屋因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而出名，所以茅屋被多次重建。现在的茅屋，是1997年恢复重建的。在重建的茅屋后面是杜甫以前茅屋的旧址博物馆，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杜甫茅屋的遗址和许多出土的文物。草堂博物馆有一具塑像，是一位妇人抱着孩子，妇人面带泪痕，看着怀里的孩子伤心不已，这就是杜甫的妻小。杜甫让妻小寄居在异县奉先，母子二人在漫天风雪中无依无靠，杜甫回家探望时，一进门就听见妻子的哭声，原来是杜甫的幼子已被活活饿死！于是，忧郁愤懑间杜甫作诗：“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等情感交织，构成了这一鸿篇巨制，令闻者落泪，听者伤心。

杜甫的一生就像在空旷午夜划过天庭的流星，以耗尽生命获得了一次耀眼的闪亮。这个星空下寂寞的老人，除了给我们留下那些优美的诗歌，就只有如今的草堂了。

高适有诗：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此刻，我不禁无限感叹，唏嘘不已。